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20世纪外国文学选讲

杜吉刚 周丹 主编

张外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20 世纪外国文学选讲

杜吉刚 周 丹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外国文学选讲/杜吉刚, 周丹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ISBN 978-7-300-25373-2

I. ①2… II. ①杜…②周…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欣赏-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2238 号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通用教材

20 世纪外国文学选讲

杜吉刚 周 丹 主编

20 Shiji Waiguo Wenxue Xuanj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25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9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20 世纪外国文学选讲》主要是针对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大四学生编写的一本选修课教材。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外国文学类课程主要有外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作品选读;使用的教材主要有各类外国文学史与各类外国文学作品选。这些课程主要是在大一、大二阶段开设。这些课程的开设、这些教材的编写,主要是向学生传授外国文学史知识,让学生获得一个较广的作品接触面。我们所编写的这本《20 世纪外国文学选讲》,与以上这些课程、教材相比,主要目的不是向学生传授一般的外国文学史知识,也不是引导学生泛泛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是训练学生的外国文学研究能力、外国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所以,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并不注重对一般外国文学史常识的介绍,也不注重对外国文学作品肤泛的分析,而是注重对作家作品某些重要问题的分析、探讨。如果说,大多数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作品选教材注重的是外国文学史知识、外国文学作品普及的话,那么,我们这本《20 世纪外国文学选讲》注重的则是学生外国文学研究能力、外国文学作品鉴赏能力的提高。所以,这本教材的编写,该门课程的开设,对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大四阶段撰写外国文学选题毕业论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0 世纪外国文学选讲》属于“读经典”类教材,我们之所以聚焦于 20 世纪的篇目,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其一,20 世纪以前的作品,相对没有那么难懂,学生阅读起来一般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其二,相对来讲,学生更乐于阅读 20 世纪以来的作品,更倾向于选择 20 世纪以来的作家作品作为毕业论文选题。

本书由我选定篇目、拟订大纲,然后分头撰写,断断续续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其间三易其稿,终于在最近完成了此书。其中由我撰写的部分是第 1 讲、第 2 讲与第 9 讲;周丹撰写的部分是第 3 讲、第 5 讲、第 6 讲、第 7 讲

与第 8 讲；肖徐或撰写的部分是第 4 讲；最后由我通读、审订全书。王亚芳、谢春平也参加了本教材的前期编写工作，但由于时间等原因中断了编写。本书由三人撰写，行文风格多有不同，缺点与纰漏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于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

杜吉刚

2017 年 7 月 6 日于南昌大学前湖校区

第 1 讲	卡夫卡与《城堡》	1
	一、弗兰茨·卡夫卡的人生档案	1
	二、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	5
	三、卡夫卡的小说艺术探险	10
	四、《城堡》：个人的哀歌与民族的哀歌	15
第 2 讲	T. S. 艾略特与《荒原》	21
	一、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与《荒原》研究	21
	二、《荒原》的叙事线索、表意结构及主题	24
	三、《荒原》中的艾略特生平档案	32
	四、《荒原》中的“非个人化”手法	38
第 3 讲	纳博科夫与《洛丽塔》	43
	一、纳博科夫的漂泊生涯与文学创作	43
	二、《洛丽塔》：一部揭示围困人类的“栅栏”的作品	47
	三、《洛丽塔》中艺术的自由游戏	57
第 4 讲	博尔赫斯与《南方》	65
	一、博尔赫斯的生平与创作	65
	二、博尔赫斯的创作观念与创作特点	73
	三、《南方》的幻想	75
	四、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82

第 5 讲	贝克特与《等待戈多》	86
	一、作为游戏的戏剧	87
	二、表达存在的戏剧	94
	三、作为减法的戏剧	102
第 6 讲	克洛德·西蒙与《弗兰德公路》	108
	一、西蒙的文学观念	109
	二、《弗兰德公路》：呈现战后世界的无意义	113
	三、《弗兰德公路》中的图像叙事：人类构建自我生命的历程	121
第 7 讲	阿尔贝·加缪与《鼠疫》	129
	一、无可逃离的“围城”：人类生存的荒诞	132
	二、“极限处境”：自由选择之始	136
	三、反抗荒诞的英雄群像	141
	四、爱的艺术	146
第 8 讲	约瑟夫·海勒与《第二十二条军规》	151
	一、“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在的圈套	152
	二、人的物质化：难以承受的生存恐怖	157
	三、约塞连“反英雄”形象的深层内涵	160
	四、在“黑色”的绝望中积极寻找希望的“幽默”	165
第 9 讲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	170
	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小传	170
	二、《百年孤独》：一部关于孤独的综合性的“大词典”	178
	三、《百年孤独》与马尔克斯的现实主义	189
	四、《百年孤独》中的“超时间”叙事视点	194
后记		201

卡夫卡与《城堡》

一、弗兰茨·卡夫卡的人生档案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①，他的创作“都是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出发加以升华的”^②。“卡夫卡的生活与艺术没有距离，他在生活中体验着艺术，又把艺术还原为他的生活体验。”^③ 所以，要解读卡夫卡的作品，就需要了解卡夫卡的一些生平情况。

卡夫卡属于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在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前，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家，散居在世界各地，没有自己固定的家园，没有归属感。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个民族与居住地住民的关系往往比较紧张，充满矛盾。欧洲各地广泛地形成了对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偏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常常会因某一因素的刺激发展为民族迫害。“犹太人往往被描绘成基督徒的杀手、吸血鬼、强奸犯、恶毒的高利贷者、奸诈的商人、资本家剥削者、布尔什维克恐怖分子，或者带枪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总之，几乎所有的诽谤都被加在了这个流放的群体上。”^④ 卡夫卡出生在波西米亚首府布拉格，一生大部分时间也是在这里度



弗兰茨·卡夫卡

① 叶廷芳，卡夫卡及其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21。

②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八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编者前言 5。

③ 曾艳兵，卡夫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5。

④ 曾艳兵，“耗子王国”的歌手——论卡夫卡与犹太文化的关系，外国文学评论，2003（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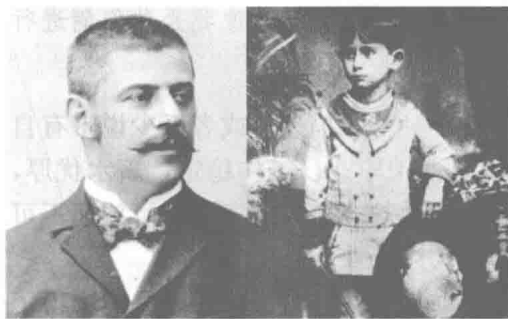
过。卡夫卡生活的时代，布拉格到处都充斥着对犹太人歧视、仇恨的情绪和气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卡夫卡在自己的书信、日记里就多次写到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受歧视、受欺凌的情形。卡夫卡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处境尤为艰难。在 20 世纪初，讲德语的族群在布拉格大致占十五分之一，而讲德语的犹太人所占的比例就更少了。从语言环境来看，卡夫卡仿佛生活在一个语言的孤岛上。“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受到日耳曼反犹太主义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教徒，他们受到基督教反犹倾向的排斥和打击；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尤其受到捷克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最后，作为犹太人，他们受到一切人的排斥和打击。”^① 受歧视、受排斥的民族血统成了卡夫卡一生中沉重的精神负担，这给卡夫卡的心灵蒙上了阴影。而被放逐的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作为“异乡人”的失落感也构成了卡夫卡创作内驱力的重要来源。“如果卡夫卡不是犹太人，没有按照犹太人的方式抚养长大，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卡夫卡；就像乔伊斯，正是因为他在爱斯基摩人中间长大，所以他才能够写出《尤利西斯》。”^②

卡夫卡与家人的关系不睦，尤其是与父亲。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经营一家妇女用品商店。他深知创业艰难，一心想调动全家的力量来巩固、扩大来之不易的产业。卡夫卡是他唯一的儿子，他的期望可想而知。他想把卡夫卡培养成自己的继承人，希望儿子意志坚强、关心家庭事业。但是，卡夫卡天生羸弱，生性胆怯、迟疑、内向，爱好文学，与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赫尔曼·卡夫卡不善于从思想上与儿子沟通，只会抱怨、呵斥、挖苦、怒骂。这对卡夫卡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于卡夫卡来说，父亲就是一位“暴君”，是一位“绝对权威的法官”，是一座“不由分说的法庭”。在父亲面前，卡夫卡常常充满恐惧，不知所措。卡夫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终其一生也都在为摆脱这种阴影而斗争。母亲尤莉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女人，她关心儿子，但更服从于丈夫。据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记载，在卡夫卡的童年时代，尤莉“从早到晚在商店里忙碌”，晚上是丈夫“不可或缺的玩伴（主要是打扑克）”，“弗兰茨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家庭女教师和人情淡漠的学校进行的”。她并没有给予卡夫卡一个母亲所应给予的关爱。在卡夫卡进入成年阶段，当父子发生冲突时，她总是与丈夫“组成对儿子的共同战线”，她以温柔体贴的方式削弱卡夫卡的反抗意志，劝导儿子服从父亲。所以，卡夫卡终其一生也没能与母亲建立起那种正常母子应有的亲密关系。卡夫卡有三个妹妹，因年龄差距较大，关系不是很亲密。除了小妹在卡夫卡得病之后与他消除了隔阂外，其他两个妹妹一直与卡夫卡在感情上较为疏远。所以，卡夫卡在家里总是心情压抑的，他感到孤独，没有归属感，好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卡夫卡在 1911 年 1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个家庭感情里，我本人就已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冰冷的空间，我一定要用

① 林和生，“地狱”里的温柔：卡夫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9。

② 帕维尔·理性的梦魇：弗兰茨·卡夫卡传。陈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44。

一把火来温暖这个空间，这火正是我要去寻找的。”^① 在1913年8月21日的一则日记中卡夫卡又写道：“我生活在我的家庭里，生活在慈爱备至，体贴入微的人中，他们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在过去几年里，我平均每天跟我母亲搭话不上二十句，跟父亲不过打招呼而已，也不搭理我那出嫁的妹妹及其丈夫。这并不是说我对他们怀有恶意，原因很简单，跟他们丝毫无话可说。”^② 他的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司炉》等都对他的家庭关系情景有所描述，有所反映。



赫尔曼·卡夫卡与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把爱情、把结婚生子看得很重。在《致父亲的信》中，他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将要来的孩子，并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卡夫卡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

1912年至1924年，卡夫卡先后与五位女性交往，订了三次婚，但终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均告失败。菲莉斯·鲍威尔是与卡夫卡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他们交往五年，两度订婚又两次解约，最终分手。原因主要是两个人的志趣不同。卡夫卡倾心于创作，而女方比较注意物质生活。卡夫卡害怕婚姻会损害自己的写作事业。格蕾特·布洛赫是菲莉斯·鲍威尔的朋友，一度与卡夫卡关系暧昧。据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记载，格蕾特·布洛赫曾生有一个儿子，据传是卡夫卡的私生子。但是，格蕾特·布洛赫与卡夫卡交往时间较短，关系也较疏远，并没有将生子一事告知卡夫卡。尤丽叶是一位鞋匠的女儿，曾与卡夫卡订婚，由于卡夫卡父亲激烈反对而没能与卡夫卡结合。密伦娜是一位少妇，一度成为卡夫卡的情人。但是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丈夫，最终与卡夫卡断绝了来往。多拉·迪爱特是卡夫卡去世前结交的最后一位女友，是陪伴他直到他去世的人。他们真诚相爱并同居，但因没有得到多拉父亲的应允而没能结成正式夫妻。卡夫卡有一篇短篇小说《爱的险境》，内容是这样的：



卡夫卡与女友
菲莉斯·鲍威尔

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我不知道。

①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五卷，2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1。

② 瓦根巴赫，卡夫卡，韩瑞祥，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145。

③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七卷，2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37。

情况是这样的，好像她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围着，他们的矛尖是向外的。无论何时，只要我想要接近，我就会撞在矛尖上，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我受了很多罪。……我也是被全副武装的人围着的，而他们的矛尖是向内的，也就是说是对着我的。当我想要冲到那姑娘那里去时，我首先会撞在我的武士们的矛尖上，在这儿就已是寸步难行。也许我永远到不了姑娘身边的武士那儿，即使我能够到达，也已是浑身鲜血，失去了知觉。那姑娘始终是一个人呆在那里吗？不，另一个人到了她的身边，轻而易举，毫无阻挠。由于艰苦的努力而筋疲力尽，我竟然那么无所谓地看着他们，就好像我是他们俩进行第一次接吻时两张脸靠拢而穿过的空气。^①

小说所描写的情景，应该是卡夫卡的一种自我描述，或者至少说带有自我描述的性质。卡夫卡出身于中产阶级，博士毕业，工作稳定，薪水优厚，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应该不是难事，但在他却成了问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卡夫卡大学学的是法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薪水优厚，上司赏识，但是他的兴趣却是文学。卡夫卡说：“对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即带着我的书写工具和台灯住在一个大大的、被隔离的地窖的最里间。有人给我送饭，饭只需放在距我房间很远的地窖最外层的门边。我身着睡衣，穿过一道道地窖拱顶去取饭的过程就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回到桌边，慢慢地边想边吃，之后又立即开始写作。”^②卡夫卡还说：“在我的脑袋里有着庞大的世界，但如何解放我自己和解放它，而不撕成碎片呢？宁愿上千次地撕成碎片，也不要将它阻拦或埋葬在我的体内，我就是为此而生存在这里的，这我完全清楚。”^③卡夫卡视写作为“祈祷的形式”，为自己唯一的幸福、唯一的天职，且准备为此而献身。但是，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写作生活。他常常感觉到巨大的创作力在体内膨胀，却又为办公室的各种事务而压回去。这让他感到非常痛苦。为此他一再在日记、在给亲友的信件中抱怨：“我的职务令我不能忍受，因为它与我的唯一的渴求、我唯一的职业——那就是文学——是相矛盾的。因为我除了文学，什么也不是，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如此，我的职务永远也不可能将我拉到自己身边，但它大概能将我完全摧毁，我已离此不远了。”^④“在我身上已经为一种诗意的工作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这样一种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美妙的溶解，是一种真正的变成有生命的过程，可是我在这儿的办公室里却必须因如此一段公文而割弃一个如此幸运地有能力的身体上的一块肉。”^⑤卡夫卡曾打算辞掉工作，以便能专心写作。但卡夫卡

①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一卷·2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38。

②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13。

③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五卷·2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51。

④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五卷·2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62。

⑤ 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五卷·2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2。

无法依靠创作来养活自己，他只得求助于父亲，希望父亲能够资助他两年。可父亲没有满足他的请求。无奈之下，卡夫卡只得在工作之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写作。但卡夫卡对自己的作品又极少满意，认为多为涂鸦之作。他在病重的时候，甚至还让女友烧掉了一部分手稿。后来他又留有遗言，委托自己的好朋友马克斯·勃罗德将他遗物中的所有稿件付之一炬，统统予以焚毁。



布拉格黄金巷 22 号，1916—1917 年卡夫卡的创作间

总之，在生活当中，别人唾手可得的東西，在卡夫卡却成了问题，这就是他的境遇、他的宿命。在短暂的一生当中，他没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融入家庭、融入生活。他没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没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他成了一个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精神漂泊者。他的好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称他是一位“无家可归的异乡人”。

二、卡夫卡小说的异化主题

英国批评家埃德温·缪尔说：“卡夫卡所写的全部故事都是关于一个问题的直接的想象的表述，这个问题就是：置身于这个世界的人类怎样才能调节自己的生活以便与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法律保持一致，这法律的奥秘是人类永远也无法确切地加以解释的，尽管看上去这些奥秘并不是什么奥秘。”^① 埃德温·缪尔的话说得有些绝对，但有一点他说得还是比较恰切的，那就是卡夫卡的小说主要聚焦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首先，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在异己环境（家庭/社会/世界）中不被接受（或不接受），无所归属、漂泊无依的状况。《变形记》

^① 叶廷芳，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5。

《回家》《起程》《美国》《村子里的诱惑》《城堡》《集体》《猎人格拉胡斯》《乡村医生》《荆棘丛》《饥饿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等是该类小说的代表。《变形记》是卡夫卡的短篇代表作，写的是一个人变甲虫的怪异故事。但是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对变形的描述，而在于对变形后家人态度、情感变化的描述。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让家人非常恐慌。父亲气得哭了起来，母亲昏了过去。只有妹妹还关心他，给他送饭，打扫房间。后来父亲用苹果把他打成重伤，妹妹也逐渐对他产生了厌恶的情绪。日子一天天过去，家人都为生计而奔波。父母为了增加收入，租出了几间房子，把搬出的家具都塞进了格里高尔的房间。一天，格里高尔为妹妹演奏的小提琴声所吸引，爬出了房间，结果引起了一场混乱。房客们吵着要退房，妹妹也吵着要把他弄走。他被家人看成了“一切不幸的根源”。格里高尔绝望了，当天晚上，就告别了人世。格里高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很快便忘却了这段沮丧的经历，开始了新的生活。在这篇小说中，变形只是一种假定的手法，主要笔墨则集中于描写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家庭成员的震惊、哀怨，以及对他的厌恶与弃绝。《变形记》是卡夫卡对家庭温情的绝望哀歌，它以一种荒诞



《变形记》1916年德文版封面

化的方式，把家人间的陌生、冷漠关系渲染到了极致。《回家》是一篇微型小说，写的是一个游子回家后的所见所闻与所感。按照我们通常的人生经验，游子回家必定会有一个热烈、温馨的场面：母亲的抚摸、父亲的微笑、兄弟姐妹的拥抱。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回到家却没有遇到这样的场面。家里没有任何欢迎迹象。他走进家门，一丝不安就爬上了心头。他心里不踏实，不敢敲门，害怕自己的归来打扰了家人。他置身在自己的家里，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人，找不到温暖，找不到慰藉，找不到归属感。家已经不是他的灵魂栖息之地。作品以梦境的方式，写尽了家人间的冷漠关系。家既然已经不再是家，那么置身其中者也就没有固守其中的必要了，流浪自然就成了人们的一种选

择。《起程》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主人公宣称：“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其逻辑起因也就在于家人间的冷漠关系。出行者的出发，是一种逃离现实的行为，是一种不知去往何方的自我放逐或逃亡。但是，家庭中的亲人间都不能相互接纳、相互沟通，那么，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也就更是如此了。所以，外出流浪也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

《美国》是卡夫卡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原名为《失踪的人》。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少年，因受一个成年女仆的引诱犯下错误而被父母逐出家门，其后远赴重洋，流落美国的经历。在纽约港，卡尔遇见了一个参议员，此人声称是他的舅舅，把他领到家中。不久他因违反家规被撵出了家

门。在一家下等客栈，卡尔结识了两个流浪汉，他把他们当做朋友，随他们一起流浪，但他们却把他敲诈一空。后来，他在一家大旅社找了份电梯工的工作，但不久又被开除。总之，在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里，他总是格格不入，被人们一次次扔到门外，无家可归。《村子里的诱惑》《城堡》《集体》《猎人格拉胡斯》《乡村医生》《荆棘丛》等作品也都揭示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的这种生存状况。《村子里的诱惑》中的那位主人公，想在村子里过夜，不仅没能获得应有的接待，反而受到了村里人的监视、侮辱。《城堡》中的主人公K，想进入城堡，一直没能如愿；想在村子里住下，也为村里人所一再阻拦。《集体》中的五个朋友，拒绝接纳第六个想加入者到他们的圈子里来，反对建立新的社团。《猎人格拉胡斯》中的主人公，多年前狩猎时坠崖而死，只因死神之舟迷了航或其他原因，便没能到达彼岸世界，只好乘着小船漂流在尘世的河流上，没有航向，不知所往。《乡村医生》中的那位医生，只因听信了深夜急诊的铃声，便无法挽回，永远流浪在了荒漠的雪原之上。《荆棘丛》更是写尽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在世界中的尴尬处境：“误入了一片无法通过的荆棘丛”，“无法穿过”，也无法退回，动弹不得。总之，在卡夫卡的笔下，世界（社会）是一个陌生的、冷漠的所在，它或与人相敌对，或与人相隔绝，与人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社会）上，人是异乡客，是漂泊者，无所归依。

《饥饿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是两篇艺术家小说。两篇作品重点写的是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隔膜问题。《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是一位饥饿表演艺术家。对于他来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适合他口味的食物，所以只能忍受饥饿，没有别的办法。他渴望理解，等待相信并懂得他表演的观众。但是，观众却一直对他投以怀疑的目光。观众们属于与饥饿艺术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他们观看饥饿表演只是为了“取个乐，赶个时髦”，所以不久就失去了观看饥饿表演的兴趣。最终，饥饿艺术家在人们的遗忘中死去。《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的民族》中的主人公约瑟芬是一位民族歌手。她想用自己的歌声唤醒浑浑噩噩的大众，把大众从恶劣的政治或经济处境中解救出来。在她看来，她的歌唱即使不能消除不幸，至少也能够赋予大众以力量去承受不幸。但是，耗子似的大众对音乐是一窍不通。他们从约瑟芬的歌唱中听到的不过是拔尖了嗓子的叫喊或吹口哨的声音。他们根本感受不到约瑟芬歌声中所包含的智慧与力量。他们认为约瑟芬百无一用，以致排斥、抵制甚至诋毁她。约瑟芬最终不得不自我放逐，一走了之。总之，在卡夫卡的笔下，这个世界也没有艺术家的存身之地。

其次，卡夫卡的小说还反映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为世界所吞噬的现象。《判决》《诉讼》《在流放地》《一份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判决》的情节很简单：年轻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给远在俄国的朋友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订婚的消息，并邀请他前来参加婚礼。随后，格奥尔格来到父亲的房间，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的反应令人诧异。父亲先是追问儿子在俄国是否真有这么位朋友，继而又说自己一直与这位朋友有联系，自己就是他在这里的代表。他指责儿子欺骗朋友、亵渎对母亲的感情，判儿

子投河淹死。儿子也怪，竟然真的飞奔到河边，双手悬吊在桥的栏杆上，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然后就松手落进了水里。关于小说的意义，历来说法纷纭，难有定论。有的学者从父子冲突的角度去理解小说，认为小说是卡夫卡本人与父亲关系的再现。有的学者从宗教的角度理解小说，认为“父亲是……上帝的一个侧面”，“一个过着毫无准则的生活的人，在上帝突然变为实体时是不能逃避上帝的震怒的。”^①有的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小说，认为小说是个体社会化努力失败的寓言。有的学者试图从卡夫卡婚恋的材料中发掘小说的意义线索，认为“《判决》是卡夫卡第一次遇见鲍威尔小姐时所处窘境的产物，一种为了个人利益断然不能同她结婚的文学表现”^②，如此等等。各种阐释尽管角度各异，阐释的结果也难以调和，但也达成了一种共识：作品揭示了人与周围世界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展示了人被世界吞噬的可怕图景。

《诉讼》被公认为是卡夫卡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卡夫卡式”小说形成的标志。小说主人公约瑟夫·K是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一天早晨，他莫名其妙地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K的被捕仅限于法院看守给他的一声通知，法院既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宣布他的罪名。K同过去一样，照常上下班，照常过自己的生活。K起先非常愤慨，第一次开庭时，他慷慨陈词，痛斥司法机关的腐败，揭露法官们的贪赃枉法，并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是事实上他总忘不了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案子，并主动到法院去探听，为之四处奔走。他聘请了一位律师，但律师除了用空话敷衍他外，几个月都写不出一份申辩书。K又向一位法院的画师求助，但得到的是“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的答复。最后K在教堂里遇到了一位神父，这位神父给他讲述了一个“在法的门前”的故事。神父告诉K，“法”是有的，但是通往“法”的道路却障碍重重，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一切申诉都是无用的。小说结尾，K放弃了抗争，俯首听命，被两个穿黑礼服的人架到郊外的采石场处死。卡夫卡在1914—1915年间曾写有小说《一场梦》。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对约瑟夫·K一个梦境的记录。在梦境当中，约瑟夫·K散步来到公墓，看到了一座新堆起的坟丘，感觉受到了“诱惑”。两个男人在坟丘前竖起了一块墓碑。一位艺术家在墓碑上写下了约瑟夫（Joseph）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J，并用双手刨开坟丘。这时，约瑟夫·K感到被一股轻微的气流从背后推动了一下，随即落入墓穴。与此同时，他的名字也很快在墓碑上被写完了。据汉译本《卡夫卡全集》编者考证，《诉讼》的整体轮廓即脱胎于《一场梦》。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诉讼》的主题就不言而喻了。

再次，卡夫卡的小说还表现了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在异己环境中的焦虑、恐惧。卡夫卡曾言：“我总是力图传达……解释……那如此频繁地谈及的但已

① 叶廷芳，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37。

② 叶廷芳，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48。

蔓延到一切方面的恐惧，对最大事物也是最小事物的恐惧，由于说出一句话而令人痉挛的恐惧。”^①《地洞》与《邻居》就是集中表现焦虑、恐惧的名作。《地洞》写的是一只躲在地洞中的不知名的小动物对周围环境的“恐惧”。这只小动物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又大又坚固的地洞，里面有城郭，有广场，有若干个出入口、迷津等，还储藏了大量的食物，但是这只小动物却一直处在焦虑、恐惧之中。它担心洞口是否安全，觉得如果追求出入方便就容易被人发现，如果追求隐蔽性又会导致逃跑不方便。但无论怎么做，它都觉得不安全。它为自己存放的食物担忧。它一会儿决定把食物集中存放，一会儿又决定把食物分散存放。但无论怎么存放，它都觉得存在危险隐患。它一度热衷于建造“一套完整的、小型的通道迷津”，但工程的艰巨让它无法承受。最后，当它觉得已经把所有的安全隐患都消除了之后，却又突然听到了一种“曲曲曲”的微弱响声，为了弄清原委，它又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之中。它经常从酣睡中惊醒，有时在梦境中呻吟喘息。总之，这只小动物时时刻刻都沉浸在莫名灾难的预感中。它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有评论家认为这只小动物是卡夫卡的化身，另有评论家认为这只小动物是犹太民族的代表，也有评论家认为这只小动物是西方现代社会小人物的代表。不管小动物代表何人，小说描写的重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恐惧。恐惧已构成了小说主人公生活的全部，也构成了小说内容的全部。

《邻居》写的是一个商人因自己办公室隔壁新搬进一位新房客引起的焦虑、恐惧。新房客名叫哈拉斯，他经营着与这位商人类似的生意。由于担心哈拉斯会窃听自己的商业机密，这位商人由此陷入了对哈拉斯的各种想象、各种猜忌当中。“他到底在那儿干什么，我不得而知。”“这些极薄的墙壁，既能出卖诚实肯干的人，也能掩护善于欺诈的人。”在这位商人看来，哈拉斯可以时不时地通过他在电话中的谈话来窃听他的商业秘密。他觉得哪怕自己把电话挂在对面的墙壁上，哈拉斯也会在隔壁的房间里照样把一切听得一清二楚。这位商人戒掉了在电话中提及顾客姓名的习惯，即便如此，他还是免不了心中的疑虑。他常常把听筒贴在耳朵上，诚惶诚恐地踮着脚尖围着电话机转悠，担心机密会泄露出去。这样一来，他在做商业上的决策时，自然缺乏把握，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小说最后以这位商人对哈拉斯阴谋的想象结束。卡夫卡通过对这位商人焦虑、恐惧心理的描述、剖析，揭示了现代人安全感的崩塌状况。

美国剧作家威斯坦·H. 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②实事求是地讲，卡夫卡对于时代的反映、对于现代人困境的反映，并非出于自觉。卡夫卡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作为人类的一个个体，在生活当中，在社会当中，一直找不到属于

① 叶廷芳：《卡夫卡书信日记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321。

②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259。

自己的位置。他就像一个异乡客一样踟蹰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上。正因为如此，所以其笔触往往聚焦于人类个体或某一群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注重揭示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状况。“他的写作是一种高度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写作，也就是说这种写作主要是为了完成自我的救赎，而不是别的宏伟的社会责任或更宏远辽阔的人类主题。”^①但是，20 世纪以来，由于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不协调乃至冲突对立，越来越成为人类普遍面临的严重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与焦虑，卡夫卡的小说才逐渐拥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所以，卡夫卡的小说创作，是无意中为世人发出的紧急报告。

三、卡夫卡的小说艺术探险

卡夫卡走上创作道路之前，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什么“写作理论”或“文学史”等文学课程。他是一个从文学外走来的人，是一个文学的“野蛮人”。卡夫卡对于传统小说规范的颠覆程度，对于新的小说艺术的开拓程度，为许多同时代“科班出身”的作家所难以企及。卡夫卡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文学的固有观念，改变了现代人的书写艺术。

概括而言，卡夫卡在现代小说艺术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寓言体的创新运用。所谓寓言体，是一种运用比喻性的故事来表达某种道理或某种认知，给人以启示的文体。在这种文体当中，作者所讲述的故事、所描述的生活现象，并不是作者所真正要表达的，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大都隐藏在故事及生活现象的背后。也就是说，作者所叙述的故事、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本身并不是自足的，它总是指向另一个世界。比如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这是作者所叙述的故事，但是作者实际想表达的却与狐狸和葡萄毫不相关，作者想要揭示的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卡夫卡在小说创作当中就普遍地采用了这种文体。我们在阅读卡夫卡小说的过程中会发现，他的小说普遍地存在着一个二元性的结构：小说所直接叙述的故事、所描绘的生活现象以及这些故事与生活现象所蕴含的弦外之音。“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②比如《一次日常的混乱》就是这样。小说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A 要到 H 地找 B 做一笔买卖，为此，A 提前一天到 H 地进行了一些预备性的商谈，来回各用了十分钟时间。第二天，A 又到 H 地去，准备最后定下这笔买卖。这一次尽管各种附带的情况都与第一天一样，但是，A 却用了十多个小时。当 A 最终到达的时候，B 由于等得不耐烦已于半个小时前动身赶往 A 所在的村子了。A 立刻返回，在 B 离开前赶回了家中，但是，最终又

① 黄世权，人类寓言还是自我挽歌？，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88。

② 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黎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97。